

一個被遺忘的晚清大收藏家

——關於景其濬的初步研究

陳 霄

晚清之際，一批具有官宦背景的文人在金石書畫的收藏領域十分活躍，不少成爲頗負時名的收藏家，其中又以顧文彬(字蔚如，號艮庵，1811—1889)的過雲樓最負盛名，“江南收藏甲天下，過雲樓收藏甲江南”。一百多年過去了，不但研究藝術史的學者對過雲樓的故事耳熟能詳，經他收藏的書畫也常出現在各大公私博物館舉辦的展覽中和近年來的一些拍賣會上，爲當代收藏家所追捧。今天，當人們談及晚清的官員收藏家，過雲樓俯瞰群彥，儼然翹楚。然而，生於晚清書畫鑑藏世家的崇彝(字泉孫，號巽庵，1885—1945)，在談及當時的書畫收藏史時，卻將一個今天已被人們遺忘的名字“景其濬”和顧文彬相提並論：

咸豐、同治年間，……景劍泉閣學(其濬)、顧艮庵(文彬)，兩家所收書畫尤精。顧氏所藏有過雲樓書畫記十卷可稽。景氏未有成書，據吾所知，後又歸於張吉人先生(度)，又轉售於楊蔭北京卿(壽樞)，皆光緒間事也。^①

作者單位：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

^①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57—58頁。崇彝乃柏葭(字靜濤，？—1859)之孫。

由於景其濬沒有詩文集和收藏著錄傳世，今天的人們不但對他已極為陌生，更無從知曉他的收藏曾可以和過雲樓媲美。本文藉助清人著作中的相關文字，尤其是晚清官員的日記、尺牘、書畫著錄和其他史料，以及公私收藏中鈐有其收藏印的書畫作品，鉤沉輯佚，對景其濬的生平、交遊和收藏活動作一初步的梳理和研究。

一、生平

景其濬，字劍泉（一作鑑泉），別號師吾儉齋居士、師吾儉齋主人、讀有用書齋主人、句町者卜河漁者^①，生年未詳，卒於光緒二年（1876）三月。景其濬出生在貴州興義一個有官宦背景的書香世家。曾祖景殿颺（字扶雲）官貴築教諭。祖景震（字乘剛，1742—1811）為諸生，授錦屏縣教諭^②。父景壽春（字介菴，1790—1850），嘉慶六年（1801）補府學弟子員，十五年（1810）舉於鄉。道光七至十二年（1826—1832），景壽春相繼任鎮洋縣事、丹徒知縣，賑災有法，治理河道，懲治刁民，百姓得到很多實惠。十四年（1834）調補長洲知縣，十六年（1836）升通州知州，二十二年（1842）署徐州知府，適逢英軍沿海為寇，直入內地，景壽春團結鄉勇，率先防堵^③。

景其濬有一兄，名其淦，一弟，名其沉^④。景其淦為優貢生，久在江蘇做官，道光二十三年（1843）署新陽知縣，二十四年署靖江知縣，還曾署任金壇知

① 別號“師吾儉齋主人”參見附錄一景其濬藏王鑑《壬寅九秋仿古冊》。“師吾儉齋主人”“讀有用書齋主人”參見夏穎整理，《景其濬致朱學勤手札》，載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6—111頁。“句町者卜河漁者”參見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傅沈周《江天暮雪卷》畫後景其濬跋。此為筆者目前發現的三個景其濬的別號。

② 鄒漢勳、朱逢甲纂，《興義府志》卷六三《景震傳》，清咸豐四年刻本，6b—7a。

③ 《興義府志》卷六一《景壽春傳》，12b—13b頁。

④ 《景壽春傳》云：“子其淦以優貢生官荆溪知縣，加同知銜，次其濬。”見劉顯世修，楊恩元纂，《貴州通志》“人物志五”，民國三十七年鉛印本，69a。景其淦為官的時間在道光年間，明顯早於景其濬，加之景其濬有一方“景二”的朱文小印，因此可以肯定，景其淦為景其濬的兄長。前引《景震傳》云，景壽春還有一子，名其澍（生卒年不詳），曾任貴州黃平州訓導，排在景其濬之前。但不見其他記載說景其濬有此兄。

縣和荆溪知縣^①。景其沅同治八年(1869)成舉人後,久在四川做官,光緒十七年(1891)署眉山縣令^②,光緒二十四年(1898)署越巂廳同知,整頓書吏舞弊糧戶上米,贏得糧戶愛戴並爲他立去思碑^③。後又任四川西陽知州^④。景其澍曾任貴州黃平州訓導^⑤。從地方志可知,貴州景氏“其”字輩尚有景其澤(拔貢生)、景其全(舉人)等^⑥,他們和景其濬的關係有待進一步考證。目前已知景其濬育有兩子,即景方昇(生卒年不詳)和景方昶(1866—?)^⑦。景方昶,字旭初,號明久,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1890)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曾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從四品),賞二品銜,著《東北輿地釋略》^⑧。

景氏一家在興義府、乃至整個貴州是極負盛名的。祖孫三代科場甚是順暢,不但景其濬是興義郡北關中舉的第一人,更爲顯赫的是,興義在明清兩代只出過景其濬和其次子方昶兩個進士^⑨。景氏祖孫三代分別在京師、江蘇、四川、湖南等地爲官,這在當時地處偏遠、經濟相對落後、教育資源匱乏的貴州地區實屬罕見。從零散的記述也可看出,他們爲官期間對興義府的關切源源不斷,爲鄉里的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如景壽春雖然長年在外省做官,但十分關心鄉里,曾請興義府知府會同士紳代爲購田,歲收租作爲郡士的永久試

① 金吳瀾修,朱成熙纂,《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十六,清光緒六年刊本,28a。又:葉滋森修,褚翔纂,《靖江縣志》卷十,清光緒五年刻本,41b。又:夏宗彝修,汪國鳳纂,《金壇縣志》卷五,清光緒十一年活字本,11b。又:施惠修,吳景牆纂,《宜興荆谿縣新志》卷五,清光緒八年刊本,7b。

② 王銘新修,郭慶琳纂,《眉山縣志》卷九,民國十二年石印本,6a。

③ 越巂,現越西縣,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所轄。當時“收米管倉書吏門級巧立敷米、樣米、灰米、掛腳米等名目,糧戶上米百般刁難,受害頗深。其沅蒞任,紳糧訴請除弊,並恐該書等阻撓,願於上糧時,每石給錢二百四十文,又向係一米二穀,亦願改爲二米一穀,以資公費。其沅察核屬實,如稟勒石,並將案提存戶房使,倉書不得再匿案舞弊,迭稟上憲存案,糧戶沾感無暨”。見馬湘纂,孫鏘修,《越巂廳全志》卷七之一,清光緒三十二年鉛印本,3a。

④ 《貴州通志》“選舉志三”,15b。西陽,今重慶市東南,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歸流”,西陽設直隸州,轄西、秀、黔、彭四縣。

⑤ 《興義府志》卷六三《景震傳》,6b—7a。

⑥ 張瑛修,鄒漢勳、朱逢甲纂,《興義府志》,清咸豐四年刻本,民國三年貴陽文通書局據刻本鉛印本,9頁。卷首“採訪”對象中提及景其澤、景其全(二人均生卒年不詳)。

⑦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html_name/index.php。

⑧ 龐思純,《明清貴州700進士》,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258頁。

⑨ 龐思純,《明清貴州700進士》,258頁。

費，又為“郡之應鄉試者，別捐金為三科卷費”^①。景其濬為官期間，亦時時關心家鄉，光緒元年(1875)，他將“咸同年間貴州頻遭兵禍，興義府深受其害及官紳士民死難情形”上報朝廷，為家鄉請蔭襲，又主張將他們的絕產充公^②。

景其濬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成為舉人，咸豐二年(1852)清文宗登極，開恩科，景其濬為二甲二十三名，朝考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③。咸豐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景其濬充浙江鄉試考官^④，七年(1857)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大考二等，以庶子升用，十二月補授右春坊右中允，八年(1858)充順天鄉試同考官^⑤。同年十二月廿八日，景其濬奉旨接替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晚號松禪，1830—1904)選陝甘學政^⑥。翁同龢在日記裏也記述了他因病解任回京、由景其濬接任的事：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午刻折差回，開缺折於十二月廿八日呈遞，恩准回京調理，新任放景其濬”^⑦。然而就在景其濬準備上任時，因牽涉戊午順天鄉試科場案而臨時罷任，最終由慎毓霖任

①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② 安龍縣史志信息網，“古代人物—景其濬”。<http://alsz.gzdaxx.gov.cn/alrw/gdrw/2014-01-02/18646.html>。

③ “道光二十九年景其濬應順天鄉試中式，此興郡有北闈舉人之始也。”見《興義府志》卷四九，31b。舉進士及授翰林院編修，見朱寶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509頁。又：《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④ 景其濬抵浙後，薛時雨(字慰農，號澍生，安徽全椒人，1818—1885)曾與之泛舟。薛時雨有《臨江仙·閩後偕景劍泉太史其濬泛湖》一詞記其事：“天上文星湖上落，一湖秋水澄鮮。畫船來往夕陽邊。波光濃似酒，人影淡於煙。珊樹珍奇齊入網，遺珠訪到嬋娟。錦袍紅袖兩翩躚。泥他金縷曲，酬爾玉堂仙。”玉堂仙，翰林學士的雅號。從這首詞的內容可以想象，景其濬咸豐五年(1855)八月秋闈後和薛時雨一同泛湖的場景。景其濬除咸豐五年己卯科浙江鄉試考官和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沒有再擔任過考官一職。薛時雨是咸豐三年(1853)的進士，地方志記載薛時雨“咸豐乙卯[1855]來宰嘉興”，“戊午[1858]由嘉興令調嘉善”，可知景其濬監考時，他在浙江做官。見許瑤光修，吳仰賢纂，《嘉興府志》卷八七，清光緒五年刊本，56a。又：江峰青修，顧福仁纂，《重修嘉善縣志》卷十五，清光緒十八年刊本，19b。

⑤ 錢寶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2970頁。

⑥ 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7，474頁。

⑦ 翁萬戈編，《翁同龢日記》第一卷，上海：中西書局，2011，53頁。

學政^①。

咸豐十年(1860),景其濬提督河南學政,十一年(1861)擢翰林院侍講學士,留學政任,十二月轉侍讀學士,仍留學政任^②。《清史本傳》記述了他在河南率領開封全城抵抗捻軍的功績,“會捻逆竄至朱仙鎮,省城戒嚴,其濬會同防守,連挫賊鋒,並捐廉犒賞,衆志愈奮,省城以全。”^③景其濬還上疏咸豐整頓治理各省軍務和變革捐輸保舉人員^④。

同治元年(1862)四月二日,景其濬奏進《歷代君鑑》,慈禧十分高興,諭令:“景其濬所進《歷代君鑑》足資考鏡,著留覽。”^⑤二年(1863)六月,他又上疏推薦河南各州縣的貢生^⑥。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景其濬河南學政任滿^⑦。次年(1866)四月,充實錄館纂修,四月大考獲二等,升用為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編纂《文宗實錄》告成,賞三品銜^⑧。六年(1867)六月,景其濬上疏彈劾貴州巡撫張亮基(字采臣,號石卿,1809—1871)“玩兵侵餉,縱暴殃民”,張亮基後被褫職^⑨。七月,景其濬因上奏遵義知府鄭某殉難請卹,卻在朝廷的覆查中,被發現鄭某是陷賊逃歸者,因此被交部議處^⑩。不過,從這兩個奏疏可以看出,身為貴州籍京官的

① “九年正月以順天科場獄未定讞詔解任,尋以校閱無私免議。”見《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又:《清季職官表附人名錄》也記載其離職陝甘學政原因為“科場案罷任”(根據清代起居注冊咸豐朝45冊,027149頁),474頁。又:翁同龢自編年譜云:“(咸豐九年,三十歲)正月奉批回:准其開缺回京。後任杜瑞聯[棣雲,號鶴田,1831—1991]丁憂,景其濬緣事皆未至。繼之慎毓霖[生卒年不詳]也。”見謝俊美編,《翁同龢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1029頁。

② 錢寶甫編,《清代職官年表》,2729—2730頁。

③ 朱仙鎮,位於今河南開封縣西南。1860年(庚申),捻軍為奪取戶部皇倉的糧食,攻掠江蘇北部京杭大運河畔的商業重鎮,駐有南河總督的清江浦(今淮安市主城區),並焚毀清江浦二十里長的街市,以及屬於戶部的皇倉和屬於工部的四大船廠。但十五公里外駐有漕運總督的淮安府城(今淮安市淮安區)因為城牆高大堅固,未能攻下。同年攻打的主要城市還有開封和濟寧。見《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④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又:《頒發條例(道光元年至同治十三年[1821—1874])》,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⑤ 《大清穆宗毅皇帝(同治)實錄》卷二一,長春:“大滿洲帝國國務院”,1937。

⑥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⑦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⑧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⑨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⑩ 《翁同龢日記》第二卷,578頁。

景其濬對家鄉的政治參與甚深。

鄭某事件似乎對景其濬的仕途並沒有什麼影響，同治七年(1868)五月，景其濬由詹事府少詹遷詹事，八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①，達到他官宦生涯的高峰。

同治九年(1870)八月一日，景其濬再次外放，提督安徽學政。他在南下經過天津時，專門去拜訪了直隸總督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1811—1872)。曾國藩九月十四日日記記載：“見客三次，安徽學使景鑑泉談頗久……出門至河干拜景鑑泉。”^②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廿三日，景其濬因牽涉安徽天長縣知縣馮至沂投水自盡一案而交部議處，因案解任^③。次年(1873)回到北京，充文淵閣直閣事^④。

光緒元年(1875)歲末，閣學同仁聚餐，景其濬因病重無法赴約^⑤，次年(1876)三月十六日，他在北京去世^⑥。

① 錢寶甫編，《清代職官年表》，1080頁。《清代職官年表》和《清季職官表附人名錄》中禮部侍郎一欄並沒有官方記載任用景其濬一事，只在別處有所提及(《清季職官表附人名錄》，285頁)。又：吳坤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職名”，清光緒七年刻本，1b，“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御前任提督安徽學政”提及“兼禮部侍郎”銜。

② 《曾國藩日記》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357頁。九月十四日離景其濬八月一日任命不久，應是景從北京出發沿運河坐船經過天津時拜訪曾國藩，“河干”可能是景所乘的船泊處或是運河邊的住所。

③ “十年，考試泗州，署天長縣知縣馮至沂因辦考差被署盱眙縣知縣路玉階逼勒，投水自盡。十一年五月，諭曰：‘前據何璟[字伯玉，號小宋，1817—1888]奏署天長縣知縣馮至沂自盡一案，有牽涉學政情事。景其濬著開安徽學政之缺。俟結案後，再行來京。’旋經兩江總督何璟查明奏聞，諭曰：‘此案署盱眙縣知縣路玉階於學政臨考之時，遽行稱疾請假。時馮至沂正在盱眙，景其濬即派巡捕盱眙縣典史道誠持帖，諭令暫緩回縣，馮至沂疑係路玉階聳留幫辦，並因路玉階稟稱天長考費文內有籌款多金歸入宦囊之言，以致愁急莫釋，觸發痰疾，遽行投水。景其濬於路玉階請假之時，不令提調官派員辦考，徑遣巡捕官持帖諭留，殊屬措置失宜，著交部議處。’”見《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又：《大清穆宗毅皇帝(同治)實錄》卷二八〇，“尋議景其濬應比照妄行條奏例降一級調用。得旨：准其抵銷。”

④ 《清國史》本傳，引自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⑤ 光緒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閣學備飯請協同批本者，余與叔雨作主，劍泉病不能到也。”見《翁同龢日記》第三卷，1212頁。

⑥ 光緒二年三月十六日，“是日景劍泉物故，家有老母，可傷可傷！”見《翁同龢日記》第三卷，1232頁。

二、交遊

從1852年登進士到1876年在北京去世，景其濬除了一次出任浙江鄉試考官和兩次出任學政外，二十四年的仕宦生涯有十八年是在北京度過的。這十八年中，與之交往密切者，除同鄉著名文人莫友芝(字子偲，號邵亭，1811—1871)外，多為喜愛收藏金石書畫的京官，代表人物有翁同龢、潘祖蔭(字伯寅，號鄭盦，1830—1890)、朱學勤(字修伯，號結一廬主人，1823—1875)、沈樹鏞(字韻初，號鄭齋，1832—1873)、徐郟(字頌閣，1838—1907)、王懿榮(字正儒，號廉生，1845—1900)等。景其濬收藏金石書畫的活動也和這些友人有着密切關係。

在存世文獻中，翁同龢的日記提供了景其濬和友人交往的資料最多，使筆者能大致重構景其濬與翁同龢等友人的日常互動。翁同龢是咸豐六年(1856)進士，後入翰林，成為景其濬的同事，又因為志趣相投，成為至交。景其濬的名字出現在存世最早的翁同龢日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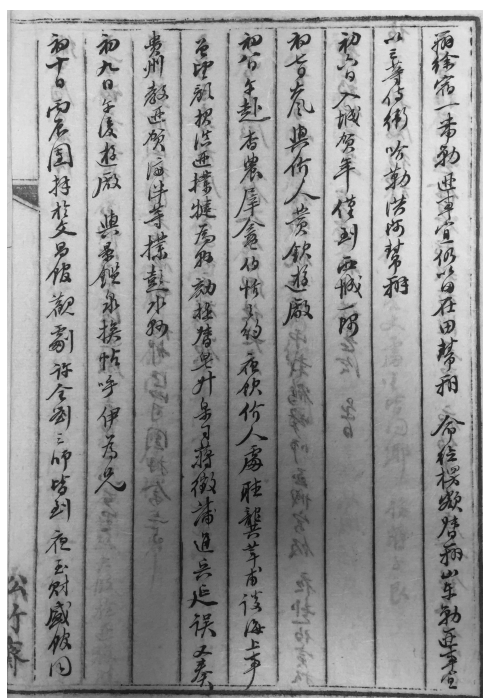


圖1

咸豐八年(1858)八月廿六日：“閱邸抄，知順天考官柏葭、朱鳳標、程庭桂，同考官麟書、……郭夢惠、景其濬、瑞聯……”

咸豐九年己未(1859)正月十一日：“恩准回京調理，新任放景其濬。”

咸豐十年(1860)正月：“初九日，午後遊廠。與景鑑泉換帖，呼伊為兄。”^①（見圖1）

最後這則日記告訴我們，在1860年初，景其濬和翁同龢換帖成為結拜兄弟，因景其濬年長，翁稱景為兄。此後的日記記載了他們更多的交往，如觀劇、宴飲、聊天、贈禮等^②。聽聞景其濬放河南學政，翁同龢邀約友人為其賀喜、餞行：

咸豐十年閏三月廿一日：“汪慕杜（汪承元，生卒年不詳）、朱修伯、景鑑泉來。夜瀕石[楊泗孫，1823—1889]來。賀景鑑泉放河南學政。”

四月四日：“五兄與余餞景鑑泉於湖廣館，杏農、辛伯、湛田、瀕石、伯寅作陪。”^③

景其濬赴河南後，翁同龢仍舊時時關心他的近況，留意他的職官變動^④。

景其濬赴河南任職前，莫友芝也在北京。咸豐十年(1860)，莫友芝目睹內憂外患日深，英法聯軍又已進逼天津塘沽，時局緊張，適逢會試再次落榜，“而截取知縣日期難定，留京生活又無著落，遂決意出京。而所識才俊英彥紛紛於此期出京，頗有風流雲散之感。”^⑤不難揣測，時局未靖，而景其濬等知己已經或將陸續離京，莫友芝此時科場失意顯得更為心酸。打聽到九弟祥芝正在安徽懷寧任職，他決定離京南下，臨行前贈詩眾師友，其中一首即《送景

①《翁同龢日記》第一卷，38頁、53頁、71頁。

②“景鑑泉約文昌館觀劇。”“夜約杏農[尹耕雲，1814—1877]、犀盒[錢桂森，字辛白，1827—1902]、鑑泉、伯寅、伯恬[周儀暉，生卒年不詳]、星泉[蔣師淵，生卒年不詳]飲。”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70—71頁。又：“訪袁聲陔、景鑑泉不遇。”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75頁。又：“何白英、景鑑泉來。”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77頁。又：“景鑑泉來，贈余筆六枝。”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79頁。又：“訪杏農、鑑泉。”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80頁。

③《翁同龢日記》第一卷，80—88頁。

④咸豐十一年(1861)二月廿三日：“景鑑泉放翰林學士，鄭敦謹放理卿。”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132頁。又：八月初五日：“……河南景其濬、四川黃倬……均無庸更換。”見《翁同龢日記》第一卷，161頁。

⑤張劍撰，《莫友芝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190頁。

鑑泉中允提學河南》，表達了對知己才幹的欣賞和遠大前途的祝福：

儲才本計專提學，重以成均拔萃科。使者非時隆簡授，（非學政例替時，乃以召還前任者，特簡君往。）中州從古擅英多。懸知柱石搜名岳，待挽頽瀾砥濁河。胸次人倫真鑒在，瑰琦從此謝岩阿。^①

莫友芝離開京城後，八月十五日經臨城到達邯鄲，過梁園、磁州至河南彰德府（府治安陽），又與景其濬重逢^②。時隔近半年再次見到好友，他又作詩《彰德晤景鑑泉學使試壁留飲》紀念這來之不易的相逢：

星使持衡鎖院開，行車歸馬正虺隤。春風有約留相訪，舊雨仍逢定幾回。笑指群鷗能狎客，促添雙鯽佐銜杯。鄴中名碩曹劉邈，摸索應無失此才。^③

匆匆一面後，莫友芝便離去，而兩人的書信聯繫卻未曾斷絕^④。

在景其濬赴河南接替李鴻藻（字季雲，號蘭孫，1820—1897）學政一職前，徐邨也曾想為其餞行。但景其濬未能赴約，一則可能太忙，二則當年有恩科，景其濬希望徐邨能專心備考。到達河南後，景其濬寫了一信向徐邨致意：

判襜春明，猥承寵餞，祇以匆匆行李，未遑親領盛情，而感荷之私，不啻飽飫郇廚也。辰惟頌閣仁弟世大人履祺豫萃，鼎祉升恒，引歧卿輝，奚如欣抃。兄於清和廿三日抵豫，李蘭翁適已出棚，俟旋署後接篆受事，即日俶裝按試各屬。惟是初持文枋，謏陋自憎，赤水求珠，愧非象網，尚冀南針時錫，藉作韋弦，曷勝盼禱之至。耑泐鳴謝，即頌升祺，諸維愛照，不

① 此詩原見於《邵亭遺詩》卷六，九頁。見莫友芝著，龍先緒、符均箋注，《邵亭詩抄箋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570—571頁。

② 《莫友芝年譜長編》，203頁。

③ 《邵亭詩抄箋注》，571—572頁。

④ 《邵亭日記》：“咸豐十一年辛酉（1861）五月初一]晴。四月一月中寒雨逾十分之二，至今日夏令乃正。作書復景劍泉提學及其幕客汪芸石。”見《莫友芝年譜長編》，226頁。

宣。愚兄景其濬頓首。^①

從“仁弟世大人”的稱呼可推測，景其濬和徐郵的父親徐經（字桓生，號拜庚，1788—1856）認識。徐經是嘉慶二十四年（1819）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久在京城為官，景其濬應熟識。出身官宦家庭的徐郵，不但很有文才，而且擅長書畫並喜愛收藏，和景其濬有相同的愛好。徐郵早年入國子監學習，咸豐九年（1859）參加順天鄉試，中舉人。因此，景其濬在信中表達了對徐郵高中進士和仕途輝煌的期盼。同治元年（1862），徐郵高中狀元，此後仕途一路順暢。

從河南回京後到同治九年（1870）接安徽學政任前，景其濬在京師和友人頻繁地交往，鑑賞金石書畫成為他們聚會的一個重要內容。翁同龢的日記有不少記載，爰錄數條於下：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日：“訪景劍泉，觀所藏《九成宮》二本，一宋拓，一明神廟本也。”同治五年（1866）正月初三日：“晚訪景劍泉，談至暮。”同治六年（1867）二月朔：“夜赴伯寅、若農[李文田，字畚光，號若農，1834—1895]招，在坐者劍泉、辛白、午橋[張丙炎，字午橋，號藥農，生卒年不詳]、海秋[許宗衡，字海秋，1811—1869]、萊山叔侄[孫毓汶，字萊山，1834—1899]、定子[呂耀斗，字庭芷，號定子，1828—1895]，暮歸乏極。”同治八年己巳（1869）七月廿三日：“訪晤景劍泉。請陳繼生（惟和）代筆書啓，每月二金，每節二金，託劍泉為先容。”^②

翁同龢在景其濬家觀賞《九成宮醴泉銘》，是當時京師愛好收藏的官員們公餘文化活動的一個縮影，類似的記載屢見不鮮，如翁同龢致景其濬的另兩通信札：

雛鳳本墨光照眼，齋所藏真不足論矣，摩挲一過，敬即奉繳，當於晡時送呈也。劍泉吾師左右。同龢頓首上。初九。

日來感風未能趨造，十六應真墨未識是真曹素功否。（恐非老曹素

^①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此札或為幕僚代筆的稿本，因為用精細的楷書給晚輩寫信並不多見，而且此札沒有日期，對於異地之間的往還信札不多見。上海圖書館另有景其濬致長輩潘曾瑩（字申甫，1808—1878）的一通行書信札：“……恭請世伯大人崇安。秋深晚涼，尚希珍攝。世愚姪景其濬頓首。謹啓。匆促問未及恭楷，並乞鑑宥。”景其濬對於他匆促間寫就信札、未能用恭楷完成而對長輩深表歉意。這一定程度說明了他的恭楷多是寫予長輩的。

^② 《翁同龢日記》第一卷，407頁；第二卷，468頁、546頁、738頁。

功墨。)奉去一錠，乞鑑別，應試者將用以入墨合也。敬上劍泉仁兄老前輩大人。同穌謹啓。十一。^①

從前文所引翁同穌觀賞景其濬藏《九成宮》拓本和此處對“雛鳳本”的歎賞，到請景其濬爲之鑑定墨，可以看出翁同穌對景其濬家藏和鑑定知識的歎羨。

莫友芝也曾向景其濬借閱碑帖。莫友芝在《吳天發神識碑鉤本》題識中寫道：“此冊後半部‘校尉’以下，借於胡魯尊[生卒年不詳]生本，前半墨鉤借景鑑泉本，並舊拓不完，以丁巳[1857]八月在貴陽，己巳[1869]八月在京師摹出。庚申(1860)禮闈後，繩兒又借劉子重[劉銓福，字子重，生卒年不詳]完本鉤補其闕。其本非元石，故朱別之。十月望日，舟行經武昌縣之七磯洪，彙貼成冊，題其首，尚有宋人之跋，當別求本摹入。”^②

景其濬於同治九年(1870)八月一日被任命爲安徽學政，九月以後赴任^③，從北京坐船經運河在閏十月抵達揚州，然後再由淮河入安徽。此時，莫友芝正任揚州書局總校刊，兩位老友在揚州見面後，匆匆揖別。次年(1871)正月十五日，莫友芝致信老友：

劍泉先生年大人閣下：使舟去東經邗江，獲奉數言，頓覺十年客塵，袪除殆盡。匆匆揖別，惟益馳仰。臘杪金陵度歲，奉到賜書，敬悉起居安善，年伯母太夫人又迎養抵皖。自是時月以造士得賢，爲太夫人歡，祿養善善交盡之矣。雖皖中根柢之學，差遜曩昔，首郡士氣，又頗浮動。得吾劍老津津不懈，亟起而震新之，朞月必有可觀，比及三年，一切廢修墜舉可拭目俟也。蒙惠法書四幅，雄偉精詣，蕭條客舍，如睹朱霞，謹當什襲寶藏□□。欲作數紙奉報，氣索不能下筆，俟春和凍解，乃強爲之耳。所示爲親謀外一節，在古昔行之順以易，在今日議之則頗創。聞李見在成

^① 原件藏常熟市文管會，錄文見謝俊美編《翁同穌集》，222頁。謝先生誤將景其濬認作景壽(翁同穌通常稱景壽爲“景額駙”，見《翁同穌日記》，第三冊，1227頁)。謝先生將信札繫於光緒二年五月也有誤，景劍泉在光緒二年三月去世。從稱謂來看，第一札似是兩者成爲結拜兄弟之前，第二札在此之後。札中所云“雛鳳本”，很可能指鄭邸惠園雛鳳樓曾經收藏過的拓本，後歸景其濬。

^② 莫友芝著，張劍、陶文鵬、梁光華編，《莫友芝詩文集》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806頁。

^③ 同治九年(1870)九月初五日日記：“邀景劍泉、彭芴亭、夏鸞門、張午橋、潘伯寅飲，江蓉舫、呂定子皆辭未來，客齊已薄暮，散時戌初多。”由此可知，在九月初，景其濬尚未啟程。見《翁同穌日記》第二卷，830頁。

都，京秩小員，亦不許請調，況在大員。必如閣下之意，若以啓札自通，既措辭未便，惟師生面談，差爾無妨。聞明歲有恩科，曷不待錄科晤對時一言，爲不著跡乎？友芝萍蓬，習慣里門，還期未知何日，三山客舍即是並州故鄉^①。方子箴仍有淮南書局之訂，江皋仲春又當遄往。但局中大綱已舉，又遊踪無定也。開正元夕肅復，邀叩侍安，並賀年禧，諸維垂鑒不具。年小弟莫友芝。^②

莫友芝在信中提到了景其濬幫助他的親友外調職官一事，又爲景其濬出任安徽學政而振興地方學風高興不已。

在揚州會面時，景其濬還給莫友芝帶去一件更爲珍貴的禮物：新出土的漢光祿勳劉曜碑的拓片。此碑“在山東東平州，同治庚午六月新出於州之蘆泉山陽。閏月景鑑泉經邗上贈邵亭”^③。值得注意的是，此碑在同治九年（1871）六月剛在山東出土，作爲京師的高官，景其濬很快就得到了拓本。深知莫友芝也愛蒐集善本拓片，他以新得拓片相贈。令人惋惜的是，此次相逢成爲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同治十年秋，莫友芝感冒風寒，醫藥不治，於九月十四日卒於舟中。

潘祖蔭的伯父潘曾瑩（星齋，1808—1878），不但官做得大，而且擅長繪畫。他曾爲景其濬作長卷，景其濬收到畫後，十分欣喜，寫信致謝：

側聞貴體違和，須靜攝調元，故未敢摳謁上煩起居。蒙力疾繪長卷，全是徐崇嗣[徐熙孫，北宋畫家]沒骨法，謹當什襲，永作家珍，銘感無涯，容再泥謝。^④（見圖2）

同治十二年（1873），景其濬解皖學任後回到京城，三年後去世。從翁同龢的日記和信札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去世後家道中落的淒涼。光緒二年

① 典出唐代劉皂《長門怨》：“客舍并州數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莫友芝用“三山”喻“并州”，意即把異鄉作故鄉。“三山”應當是指南京市西南的三山峰，因在赴揚州任校刊之前，莫友芝曾在金陵任金陵書局總編校。

② 《莫友芝年譜長編》，526—527頁。此札係編者據台圖藏《邵亭書函稿》錄出，繫年據信函內容及《邵亭日記》。

③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附錄卷二，清同治刻本。

④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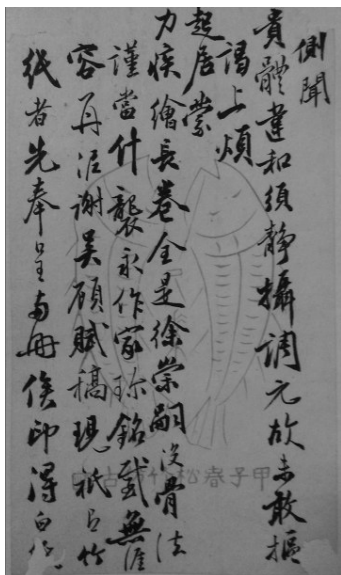


圖 2

(1876)景其潛去世後，翁同龢出城“哭景劍泉”^①。景其潛家有老母和子女，他的去世使家中突然失去主要經濟來源，翁同龢便發信給景其潛的故舊求助。他在光緒二年七月廿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未出門，為景劍泉家寫信十函告幫，(外省藩臬道府，己酉、壬子進士。)交子松分寄。”^②清代地方官的收入高於京官，所以翁同龢給那些在己酉鄉試、壬子會試與景其潛同時登科並出任布政使(藩)、按察使(臬)、道台、知府的同年們寫信，請他們鼎力相助。

光緒十年(1884)，景其潛的母親去世，翁同龢在二月十六日“以三十金助景劍泉之弟官四川者，將侍其母喪歸而無資也。另送二金，其子在此開吊也(派夾槨四員)”^③。可見景其潛去世後，家道中落，母親過世竟無錢歸葬。

翁同龢在致劉仲良(秉章，字仲良，1826—1905)的信札中，談到拜託時任四川總督的劉秉章照顧景其潛胞弟其沅和長子景方昶一事：

再啓者。景劍泉前輩胞弟其沅，久在蜀中，素承培植，得司禹筮，未

①《翁同龢日記》第三卷，1233頁。

②《翁同龢日記》第三卷，1264頁。

③《翁同龢日記》第四卷，1853頁。

縮銅符。其長君[公子]旭林[景方昶]編修捷戶讀書，塵中一鶴，令入蜀定省。特附一言，伏望推屋烏之愛。俾刺史得攝方州，則升斗可邀，全家攸賴。專懇。再頌勛祺。諸惟鑒察。不一不一。弟名頓首。^①

翁同龢對景其濬家人的持續照顧，足見二人情誼之深重。1901年，已經被罷官回鄉的翁同龢，在家國危亂下回顧他一生的交遊時，寫下這樣一首詩：

平生交遊遍天下，名流韻士如風馳。葉(潤臣)[葉名灃，1807—1859]景(劍泉)沈(仲復)[沈秉成，1823—1895]潘(伯寅)凋謝盡，我篋不受一物遺。森然此例在朋友，九原可鑒千夫知。西風吹雨水滂至，遑恤己病愁民飢。錦鯨還客坐悲嘯，空堂且詠東洲詩。(辛丑五月廿三日。以詩代簡)^②

“葉景沈潘凋謝盡”道出了景其濬等友人對於翁同龢的意義。縱使交遊遍及天下，但像景其濬那樣的友人才是他這一生最懷念的。

不同於翁同龢、潘祖蔭等是景其濬的同輩同僚，王懿榮則是一個晚輩。光緒六年(1880)王懿榮中進士時，景其濬已謝世四年，所以兩人最頻繁的交往大致集中在同治十年前後。在《誥封宜人元配蓬萊黃宜人行狀》一文中，王懿榮回憶了他久居北京時與景其濬的交往：

[懿榮]居京師久交遊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長沙周閣學、吳縣潘侍郎、遵義景閣學、洪洞董研樵檢討、太谷溫味秋、儀徵陳六舟、巴陵謝麀伯、餘姚朱肯夫、南皮張香濤、吳縣吳清卿六編修，會稽李蕤客、甘泉秦誼庭、績谿胡芑甫、光山胡石查、遂谿陳逸山五戶部，大興劉子重、儀徵陳研香、鄒縣董鳳樵三刑部，元和顧緝廷工部、歙縣鮑子年、長洲許鶴巢兩舍人，遞為詩酒之會，壺觴幾無虛日。

次年癸酉(1873)秋，中順天副榜第一，九月，宜人陡患傷寒，又誤於醫藥。有江西縣丞丁君者，醫學甚深，景劍泉閣學薦來，使救之，雖就癒，

^①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此札書寫時間根據“旭林編修”定在光緒十六年(1890)四月後，因景方昶光緒十六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② 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何紹基篆書廣韻》書法冊中翁同龢楷書題跋。

而羸弱益甚。^①

王懿榮所提及在京師與景其濬、潘祖蔭、張之洞(香濤,1837—1909)、吳大澂(清卿,1835—1902)等的交往也間接證明了景其濬和這些人的私交,而薦醫救治王懿榮夫人的細節更可看出了景其濬對這位晚輩的關懷。

王懿榮嗜收藏,凡書籍、字畫、金石文物、印章、錢幣、殘石、瓦當,無不棄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景其濬致王懿榮的三通信札便展示了二人以收藏為主題的日常交往:

頃所示及河陽[潘祖蔭]所棄一件,暇日當奉上。祈吾兄多打數紙,但求密之,恐尊師[潘祖蔭]我怒也。(中庸[胡義贊]如不知,亦希弗告之。昨所見五色璀璨,真眼福也。許惠鄉味,尚乞分少許。)此請晚安。其濬頓首。廉翁閣下。^②

王懿榮是潘祖蔭的門人,多年來一直在北京為其師購買古董奔走^③。王懿榮向景其濬出示了一件潘祖蔭不打算購買的青銅器,景其濬也不想買,但希望王懿榮能幫他打幾張拓片,並提醒不要讓潘祖蔭和胡義贊知道此事。在另一札中,景其濬也談到了收藏:

《畫史彙傳》儻載,至都必奉呈。此時尚未到,遲復為罪。此請刻安。弟其濬頓首。(角頗佳,而直甚印。奈何!雖好之,無力,徒歎息耳。一笑。)王少大老爺。

景其濬的收藏以書畫為主,信中所說的《畫史彙傳》,又稱《歷朝畫史傳》,清代彭蘊燦著。大概是景其濬見到一件此書著錄過的畫作,打算等東西到北京後請王懿榮看,徵求他的意見。信中還提到一個青銅酒器角,可能王懿榮向景

^① 呂偉達編,《王懿榮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92—94頁。

^②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稿本)。河陽,即潘祖蔭,此處景其濬用郡望(河陽)代指潘祖蔭,取自曾任河陽縣令而政績累累、名噪一時的西晉文學家潘岳(安仁,247—300),即潘安。中庸,即胡義贊(叔襄,號石查,1831—1902),此處景其濬引洛陽諺語“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公,即胡廣,字伯始,91—172),借胡公指胡義贊。

^③ 參見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和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三十三卷一期(2015年9月)。

其濬推薦此器，但景其濬覺得賣家開價太高，無力購之。但不久景其濬又致信王懿榮，再次談及前信提到的角：

近來廠肆有無新奇可收之物？吾兄有所得否？為欲廣異聞具示。此請廉兄大人晡安。其濬頓首。（河陽續假屢屢，大有悻悻之意。晤否？昨遣孫姓來，言欲以舊瓷易角。尚未許也。一笑。篋齋打本寄到未？並念。弟處曾訂一分，恐成畫餅矣。奈何！奈何！）王大老爺。

從信的內容可以推測，在寫了前一封信後，經過協商，賣家降價，景其濬將角購入。而此時潘祖蔭也有意於這個角，派古董商孫某到景其濬家，提出用舊瓷換角^①。景其濬在信中還詢問最近琉璃廠“有無新奇可收之物”。由於王懿榮在北京推銷山東大收藏家陳介祺（篋齋，1813—1884）的拓片，景其濬惦記着遲遲沒有寄到的他所訂的拓片。此札的書寫時間大約在1872年左右，此時潘祖蔭開始大肆收藏青銅器，帶動了京師官員收藏青銅器的風氣^②。雖說景其濬的收藏以書畫和拓片為主，但在風氣的影響下，也開始收藏青銅器。此時尚未登進士第的王懿榮在戶部供職，公餘為一些喜愛收藏的官員作中介和鑑定。王懿榮中進士後，官至國子監祭酒，成為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

江南大收藏家顧文彬也曾在其《過雲樓日記》中記述了同治九年（1870）間他和景其濬在京城短暫交往^③：

同治九年五月初四日：“往晤胡石查[胡義贊]，見景劍泉托其所銷漢玉各件，皆平常。往拜景劍泉。”^④

同治九年五月初四日：“往晤景劍泉，見其所藏董思翁臨米袖卷、惲

① 孫姓古董商應為琉璃廠古董鋪筠清（又作筠青）齋的主人。吳大澂致王懿榮信札云：“昨有事過前門，歸過筠清，亦未見孫四，前貞還百金，渠云百金必不允。兄許以酌加一二十金，渠云日內即送去。鄙意以為說定，怪某連日不送來，豈孫四昏頭搭腦，竟以鄙言為游移乎？兄之始意以為百金以內可得，欲效宋芝山耳。一笑。”見《吉林省圖書館藏名人手札五輯》第二輯，北京：全國圖書館館藏文獻複製中心，2006，195頁。

② 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

③ 關於景其濬和顧文彬最早認識的時間暫不清楚。同治九年（1870）閏十月二十日，顧文彬補授浙江寧紹台道員缺，同年九月景其濬赴任安徽學政，此前顧文彬在京城候官時，得以和景其濬來往。此後兩人是否有繼續來往還需要考證。

④ 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點校本），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23頁。

南田山水軸，皆精。”^①

同治九年五月十二日：“景劍泉來晤，索觀石田[沈周，字啓南，號石田，1427—1509]《吳山草堂卷》、吳文中[吳彬，字文中，1573—1620]《輞川圖》卷、石谷[王翬，字石谷，1632—1717]《清閨閣圖》卷。”^②

由此二人短短幾日互相索觀個人收藏的互動不難推知，顧文彬此前很可能與景其濬並無直接來往，但對景其濬的收藏名氣早有耳聞，仰慕已久，兩個大收藏家的此番切磋實在是一段佳話。有趣的是，另幾則日記還從收藏品買賣反映了二人“不打照面”的互動：

同治九年六月廿二日：“德寶齋以舊瓷、印盒、水盂五件售與景劍泉，換其漢玉琴鈎，歸於余，余代換瓷器作價六十兩。此鈎與余昔年得張柳亭漢玉鈎製造如出一手，色澤、分寸若合符節，惟下半鈎所鑲琴軫一凹一凸，似分陰陽，當時必是一對。千百年後，散而復合，洵奇緣也。”^③

同治九年六月廿七日：“在德寶見白瓷金魚缸，有花紋隱起，據云是宋定窯，未知確否。景劍泉已還價五十金。”^④

同治九年七月初九日：“在德寶齋見景劍泉托售漢玉五十餘件，內以冕旒一件為最，然不適於用，未還價。有束髮圈一件（的係舊物不買可惜），還價十二金。”^⑤

顧文彬記錄自己往返德寶齋的活動從側面描繪了二人透過中介討價還價的日常景象。景其濬精於玉器、瓷器鑑賞，收藏甚富，他將漢玉琴鈎最終換給顧文彬更是促成了一對精品的延津之合。在入手新的收藏上，他更是十分敏銳，動作迅速。

顧景二人在收藏上的切磋很快發展成了深厚的情誼。同治九年八月一日，景其濬放安徽學政任，顧文彬不僅在當天就得知和記述了此事，三天後更

①《過雲樓日記》（點校本），24頁。

②《過雲樓日記》（點校本），26頁。

③《過雲樓日記》（點校本），34—35頁。

④《過雲樓日記》（點校本），35頁。

⑤《過雲樓日記》（點校本），36頁。

專門賀喜^①。一個月後景其濬便離京赴任，雖然後來兩人並沒有再見過面，但短暫的交往在彼此的收藏生涯中絕不失為一筆濃墨重彩。

在文物收藏方面和景其濬有所交往的，有不少成就與名氣都不如王懿榮和顧文彬者，李玉棻（字真木，號韻湖，生卒年不詳）就是其中的一位。李玉棻的《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正是得益於他和景其濬等人的交往、景其濬等人的書畫收藏與平日所見而輯成。他在該書的自序中寫道：

余性耽書畫，幼以成癖，每逍遙於古肆，討論於老成，洵知真偽之分全在搜羅之富也，因就正於景劍泉閣學其濬、曾笙巢侍郎協均[曾協均，字笙巢，號韻湖，生卒年不詳]，探索兩家秘笈，聆奇瞬美，晷旦不疲，夜分就枕，展轉精思。^②

曾協均所藏宋元明繪畫甚富，對於古畫精鑑亦有精道之處，非一般人可比。李玉棻向景其濬和曾協均請教，也說明了景其濬的書畫鑑藏功力。延暄（字旭堂或煦堂，生卒年不詳，亦為當時的收藏家）在《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後的題跋中也談到了李玉棻與景其濬、曾協均、阜保（字蔭方，1817—1882）在書畫收藏方面的交往：

韻湖司馬自髫齡好古善鑒，咸與當年諸君子遊，如景劍泉、阜蔭方、曾笙巢，均折節訂交，引為畏友。此卷積三十年眼福，考核精確，每一展軸，儼與名跡相晤對。暄同此癖，幸多砥礪之功，皆屬過眼雲煙，不若君之有心哉。^③

綜上所述，從初入翰林院到病逝的近二十五年中，和景其濬交往密切的多為工書畫、精鑑藏的官員。在與這些友人的切磋中，景其濬的鑑賞力不斷提高，收藏品類和規模也逐漸擴大，最終成為晚清的大收藏家。

① 同治九年八月初一日：“景劍泉放安徽。”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賀洪文卿、汪柳門、景劍泉放差之喜。”見《過雲樓日記》（點校本），40頁。

②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1062頁。李的自序作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夏。

③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1132頁。

三、收藏

景其濬的收藏生涯約始於中進士前後。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傳沈周《江天暮雪卷》上，有一段署名景其濬的題跋，從中可以推知他在咸豐二年（1852）已經開始收藏書畫：

庚午[1870]奉使皖江，道出邗上。友人爲言，石田翁江天暮雪卷今藏金瘦仙處。金固江南一大收藏家也，遂爲予和會，得之。廿年購覓，一旦入手，喜不自勝，賸以五截用誌欣幸：廿年京邸典朝衫，名跡何嘗飽眼饞。難得奇觀逢歲晚，蕭蕭寒雪滿松杉。^①

景其濬赴安徽學政任經過揚州時，經友人介紹，從江南大收藏家金望喬（字芾亭，號瘦仙，生卒年不詳）處購得沈周的《江天暮雪卷》。購得名作，景其濬不勝欣喜，次年冬天在此卷後作跋並題五首絕句（上引一首）。前兩句自述“廿年京邸典朝衫，名跡何嘗飽眼饞”，說明景氏開始收藏活動差不多在二十年前，亦即參加順天鄉試中舉之後。爲官後，他盡其所能購藏金石書畫，以致經常阮囊羞澀^②。清代的京官俸祿不高，經常靠地方官以“別敬”和“炭敬”爲名送禮金接濟。景其濬曾兩次外放任學政，有養廉銀、公費、出棚費等額外收入，收入相較京官大增。也正因爲這個原因，當景其濬被任命學政時，他的友人皆爲其慶賀，在上引莫友芝寫給他的信中，才会有“祿養善養交盡之矣”這樣的詞語。但收藏金石書畫、特別是古代名作，畢竟是極爲奢侈的愛好，使得景其濬在經濟上相當拮据，以致他去世後，不但家裏的收藏要變賣，翁同龢還要聯絡各地友人資助。

官員嗜好收藏，有時還會受到友人的訾議和告誡。上海圖書館藏有景其濬致朱學勤的信札多通，其中一通寫道：

承示一切，深荷關垂，並誠勿嗜古玩，洞中癡結，敬佩終身。昔年曾有嗜痂癖，到汴以後，惟得汪肖梅《蘭亭》一卷耳，（渠託人攜出求售。）實

^① 此卷應爲仿作，署名景其濬的題跋也非真跡，但從題跋的內容分析，其中細節均與歷史情境吻合，應是模仿原本抄錄，文字內容可信，故在此予以討論。

^② “典朝衫”出自古代典朝服沽酒的典故，此處應泛指傾囊購藏。

無專足至京購覓骨董事。^①

從景的回信可以看出，人在京師的朱學勤聽說景其潛河南做學政期間，專門派人到京師購買骨董，因此勸誡他“勿嗜古玩”。所以景其潛回信中一方面說，朱的勸誡是“洞中癡結，敬佩終身”，同時也解釋，自己到河南後，只收了一件汪家的《蘭亭》，而且並非他專門派人到北京去買骨董，而是汪家“託人攜出求售”。

景其潛向汪家購買的是一卷定武《蘭亭》。翁同龢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廿七日日記記載：“夜到辛伯齋觀景鑑泉新購定武《蘭亭》卷，殊不佳。雙鈎本，內如‘群’字、‘欣於’之‘於’字，皆不成點畫，映燈觀之，中粗外細。卷乃休寧汪蓮甫家藏，即藏唐人書《兜沙經》者也，惜此經已質錢於山東富人，不可見矣。”^② 景其潛覆朱學勤信中提到的汪肖梅，應該就是翁同龢日記提到的休寧汪家。

翁同龢等在京師的賞鑒家對景其潛新收定武《蘭亭》的意見，不久就由朱學勤的信札傳達給了景其潛。景其潛在當年九月初五日覆朱學勤的信中說：“肖梅《蘭亭》蠶蠟尚舊，若云定武，談何容易。此帖紛如聚訟，弟亦不能精審，惟收其可藏者而已。”^③

上引朱學勤的勸誡和景其潛的檢討，讓人想起景其潛的友人吳大澂。白謙慎先生曾以吳大澂為例，討論晚清喜歡收藏的官員面對“玩物喪志”批評時的焦慮感^④。晚清是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一個政府高官痴迷收藏容易招致訾議。景其潛出任學政的河南在1860年代備受捻軍竄擾，這一現實，難免使喜愛收藏的景其潛感受到“玩物喪志”的道德壓力。其實，他說自己到了河南只是買了一件書畫，其原因在於河南並非書畫收藏的重鎮，而在北京和江南才更有可能買到書畫精品。

① 《景其潛致朱學勤手札》，《歷史文獻》第十輯，88頁。

② 《翁同龢日記》第一卷，160頁。

③ 《景其潛致朱學勤手札》，《歷史文獻》第十輯，104頁。

④ 白謙慎，“Antiquarianism in a Time of Crisis: On the Collecting Practices of Late Q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1861—1911”，in Alain Schnapp with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Peter N. Miller, and Tim Murray at el., eds., *Traces, Collections, and Ruins: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Antiquarian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Los Angeles: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os Angeles, 2013, pp. 386-403.

按照《清史本傳》的記載，景其潛在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河南學政任滿。由於景其潛在十一年(1861)擢翰林院侍講學士，留學政任，十二月轉侍讀學士，仍留學政任，他在任滿前就已經回到北京。翁同龢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的日記記載：“訪景劍泉，觀所藏《九成宮》二本，一宋拓，一明神廟本也。”初九日“晤價人，遇景劍泉”。閏五月朔，“是日奏派充分教庶吉士(景其潛、徐桐、許其光、許應揆、吳鳳藻、孫毓汶、林天齡)”。七月十五日，“是日庶常館開課，……辰正到館，大教習並諸君皆集矣。大教習：周中堂、全小汀師；小教習：景鑑泉、徐蔭軒……”^①回北京後，景其潛繼續收藏骨董。此時，太平天國已滅，晚清進入了所謂“同光中興”時期，經濟開始慢慢復甦，收藏活動也日趨活躍。前引景其潛致王懿榮信札顯示，1870年代初，景其潛還加入了京師官員收藏青銅器的活動之中。

景其潛去世後，家中的收藏陸續散出。翁同龢的日記記載：

光緒二年丙子(1876)閏五月廿一日：“有持《大觀貼》五冊來者，曩嘗欲購未果，為景劍泉所得，今重對之，不勝悵惘，本有大令兩冊，余酷愛之，今逸去矣。(紙墨極佳，宣示表內有臣張□□，張□□一行。)”^②

光緒五年己卯十月廿九日：“得見景劍泉所藏馬文璧畫《中庵圖卷》(皆元跋)。”^③

光緒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四日：“得見董文敏雙畫卷，一仿《煙江疊嶂》(絹本)，一仿北苑(紙本，眉公小輞川詩)。皆景氏物，妙絕，索數百金也。”^④

光緒七年辛巳三月初六日：“博古齋持舊拓《開母廟碑》來，景劍泉物，索百金。”^⑤

光緒八年壬午四月十二日：“含英閣送來景氏藏帖，無極好者。”^⑥

①《翁同龢日記》第一卷，407頁、409頁、429頁、441頁。

②《翁同龢日記》第三卷，1253頁。

③《翁同龢日記》第四卷，1493頁。

④《翁同龢日記》第四卷，1571頁。

⑤《翁同龢日記》第四卷，1692頁。

⑥《翁同龢日記》第四卷，1698頁。“含英閣”，原作“余英閣”，應是釋文錯誤。

景其濬過世不久，就有極好的書畫碑帖流入市場，價格甚高，不少甚至是在世時眾人歆羨卻無法得到的東西。而數年後，市場所剩的則多是“無極好者”了。

但是，由於景其濬的收藏規模相當大，在1890年代，廠肆中仍有不少他的舊藏。晚清鑑賞家李葆恂（字寶卿，1859—1915）曾這樣寫道：“己丑[1889]入都，獲見孫文恪公、王文敏公、盛意園祭酒、張樵野侍郎、李芝陔太守，皆時所稱賞鑑家也。幸得盡窺所藏。適馮展雲中丞及景劍泉學士故物散在廠肆，去余所居甫一里而近。每治事畢，輒往遊觀，往往流連至日夕始返。”^①由於景其濬的收藏沒有著錄，他收藏的書畫去向變得難以追蹤，僅前文崇彝提及者大多相繼歸於張度（字吉人，1830—1904）和楊壽樞（字蔭伯，1863—1944）。

景其濬還是晚清田黃、田白印石的大藏家。關於他收藏田石的正式記錄極少，僅陳亮伯（生卒年不詳）在所著《說田石》中簡單地交待了景其濬舊藏田石的去向：

余與吳彥復[吳保初，字彥復，1869—1913]初入京，觸眼黃白物，尤氏寶珍、英古兩齋所藏，多山西舊家物。德寶、永寶兩齋，多景劍泉學使其濬家物……景家石悉歸於彥復，今已為彼佛及吳昌碩[1844—1927]所干沒。余所得於英古諸家者，又已不可復見。一時風流雲散，而廠甸為之減色矣。昔之琳琅滿目者，今則吉光片羽，罕而彌珍，回首舊遊，恍若隔世。^②

陳亮伯慨歎的不僅是尤氏和景其濬兩家舊藏的風流雲散，更是對於昔日光景因時代變遷而淪落荒涼的無奈與悵惘。

縱觀景其濬涉獵的收藏門類，書畫應當是最為精彩的部分。李玉棻《甌鉢羅氏書畫過目考目錄》著錄的景其濬收藏一共近五十件，其中書法約十五件，餘下三十五件繪畫，大多是明清兩代的山水畫，足見他收藏趣味之廣

^① 李葆恂，《無益有益齋讀書詩二卷》，翟文選修，王樹枏纂，《奉天通志》卷二二六，《藝文四》，“遺著（清）”，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② 陳亮伯，《說田石》，據民國二十年刊行陳亮伯《說印》（遺稿經崇彝整理而成）。

博^①。其中一條著錄曰：“景劍泉閣學藏有王原祁[字茂京，號麓台，1642—1715]紙本墨山水兩卷，名曰《婁東雙璧》，所謂具有金剛杵者，為生平佳製。”^②楊翰（字伯飛，1812—1879）在他的《歸石軒畫談》也提到了兩幅王原祁的手卷，“余己巳[1869]至京，過丁濂甫[丁紹周，字濂甫，1821—1873]，出麓臺手卷二，墨筆精絕，知為景劍泉物，後二君俱歿，不知此畫歸何處。余見司農畫多矣，用筆之濃厚飛翔，則以二卷為冠。”^③此二人所講的正是景其濬藏王原祁最精彩的兩件作品，即《竹溪松嶺》和《九日適成》。

《竹溪松嶺圖卷》是王原祁歷時三年仿董源之作，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據張庚《國朝畫徵錄》記載，王原祁繪畫創作過程相當繁複，反復皴染，頗費時日，可知畫家所稱“純任自然，不為筆便”是求所繪山水之境界和畫風之風格，而非筆墨的施用過程^④。此畫經景其濬、潘遵祁、龐元濟收藏，畫末景其濬的兩方鑑藏印“劍泉平生癖此”和“景氏子孫寶之”清晰可見，後有他的友人成沂（字子清、芝青，生卒年不詳）題詩曰：

昔持千黃金，訪古燕市上。落落司農跡，煙雲空夢想。有時獲一觀，洵非所欣賞。何從覓此圖，古今本同尚。太羹滋味希，羣推朝野望。草色凝綠雨，嵐光搖翠嶂。東領歌雪樵，西洲起漁唱。一片清光來，頓消我俗障。荒率不可攀，允矣推大匠。星使性尚友，寸心千古抗。名姝與駿馬，問直詎堪量。（君以五百金購此兩卷，真麓臺知己也）為我洗塵容，拭目天懷放。辛未[1871]夏五月上浣興化清道人成沂題於潁川試院。^⑤

成沂應該是同時見到了《九日適成卷》，所以便在這第二幅畫後再次題詩

① 楊峴《遲鴻軒所見書畫錄》著錄的景其濬藏書畫五十餘件，與李玉棻《甌鉢》著錄大致相同，從李玉棻和景其濬的私交看，李玉棻過眼景其濬這些收藏的可能性極大。筆者暫且以李玉棻《甌鉢》為例對個中著錄進行討論，在附錄一《景其濬收藏表》中收入了兩本著錄。

② 婁東即太倉。以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為首的“婁東派”因婁江（即瀏河）東流經過太倉，又稱“太倉派”，清代重要畫派之一。

③ 楊翰，《歸石軒畫談》，《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119頁。

④ 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上海：江都朱氏藏版萃文書局印行，1862—1908，3頁。又：“純任自然，不為筆便”見王原祁《竹溪松嶺》畫後長題。見蕭燕翼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四王吳惲繪畫》，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158—159頁。

⑤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五，清宣統烏程龐氏上海刻本。又：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第七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16—17頁。

讚頌此二美：

雅望海內欽，相逢潁川上。好古如好士，大有濠濮想。瑯琊畫本稀，尺幅恣吟賞。當時重連城，況乃所素尚。兩美期必合，北苑泊公望。春星羅草堂，秋暉吐晴嶂。讀畫勝讀詩，三歎復三唱。一朝快奇觀，鄙懷增妒障。作者洵意造，搜羅亦心匠。秘笈世所無，兩卷鼎能抗。披覽太白浮，百壺未可量。狂夫不敢狂，平生悔奔放。疊前韻並希劍泉先生閣學大人哂政。芝青成沂題。^①

成沂在《竹溪松嶺》題詩注中所云“君以五百金購此兩卷，真麓臺知己”，說的正是景其濬曾同時購得王原祁的《竹溪松嶺》和《九日適成》。黃小峰對此五百金作了簡要的解釋：景其濬新任閣學不久，內閣學士雖為從二品高官，但清朝文職京官收入向來不高，每年俸銀約為一百五十兩，俸米約七十五石，主要經濟來源是其他一些制度外的收入，儘管如此，五百兩至少佔其年度進項的八分之一^②。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景其濬自己所說的“廿年京邸朝朝衫，名跡何嘗飽眼饞”，見到名跡不惜花重金購入。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董源《夏山圖》更是景其濬一件令人歎為觀止的藏品。董源傳世真跡頗少，此幅是他晚年作品，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1555—1636）據《宣和畫譜》的記載定名為《夏山圖》，從現存收藏印鑑、題跋和著錄看，曾經南宋賈似道、元代史崇文以及明代黃琳、袁樞、董其昌遞藏，流傳有序，是描寫江南丘陵風貌最濃烈的一幅作品^③。前面提到的在京城見到王原祁“婁東雙璧”的楊翰，在1869年拜訪景其濬時，有幸觀看此畫，慨歎道：

北苑為山水極則，宋元人皆宗之，真本世難經見。己巳[1869]至京師，過景劍泉學士，收藏甚富，屬余書寶苑齋額。旋出巨幅，蒼渾圓厚，下筆雄偉，有巖絕巉岩之勢，洵為後賢所不能到。《夢溪筆談》云，董源多寫江

①《虛齋名畫錄》卷五。

②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九輯，2007，166頁。

③楊敦堯，《董其昌建構董源〈夏山圖卷〉之初探》，台灣藝大書畫藝術同窗學友會編，《蘇峰男教授服務公職四十年退休紀念書畫藝術論文集》，台北：蕙風堂，2005，463頁。

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米芾《畫史》云，董源平淡天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嵐色鬱蒼，枝干勁挺，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米老此語如為此幅寫照，余無以名之，於此畫歎觀止矣，上有思翁跋，極為珍重，恐後人難問津耳。^①

現已發現曾經景其濬收藏的繪畫精品還包括南宋宮素然(生卒年不詳)的《明妃出塞圖》、元代錢選的《西旅獻獒圖》、仇英的《募驢圖》，以及清初“四王”、惲壽平、龔賢、石濤等的畫作。在筆者初步統計曾經景其濬收藏的九十餘件書畫中，有十二件“四王”作品，四件惲壽平作品，五件石濤作品。極為有限的資料使我們無法比較深入地了解景其濬的收藏趣味，同時還需要思考他的收藏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個人趣味的體現，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晚清收藏風尚的影響^②。

景其濬收藏過的書法精品包括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米芾《三帖卷》和北京首都博物館藏趙孟頫小楷《大乘妙法蓮花經》卷五等。從上海圖書館藏景其濬致潘曾瑩的信札可以看出，景其濬的行書受到米芾的影響。在景其濬的友人中，潘祖蔭也效法米芾。不論景其濬是早已親近米字還是在收藏這卷書法後逐漸培養出對米芾書風的熱愛，這一藏品至少在陪伴他的歲月裏為他日常的細緻觀察和用心臨摹提供了最好的範本。

值得注意的是，景其濬舊藏的某些書畫，諸如米芾《三帖卷》和錢選《西旅獻獒圖》，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和“石渠寶笈”等清內府的收藏印，這應是在咸豐十年(1860)九月，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圓明園被搶掠焚毀後，流入市場的內府收藏^③。同年十月二十日，亦即圓明園被毀一個多月後，翁同龢在潘祖蔭處見到“《茶錄》《姜遐碑》二帖，皆淀園散落者，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還耳”^④。此後的數年，圓明園流出的書畫不時在市場上出現，景其濬在京久居，

① 楊翰，《歸石軒畫談》，《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72頁。

② 關於這一點，參考黃小峰對景其濬花百金收藏王原祁《竹溪松嶺》《九日適成》一事持有的觀點：高價購藏“四王”畫作並非僅僅是個人愛好，而是當時京城的主流鑑藏風尚。見《“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藝術史研究》第九輯，166頁。

③ 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

④ 淀園，即圓明園。《翁同龢日記》第一卷，112頁。

自然有很大的機會購買到原內府的收藏。

由於書畫上可以題跋和鈐蓋收藏印，已有著錄和新發現景其濬收藏的書畫，常常有他所交好、敬畏、相互砥礪的友人的題跋、觀款和印鑑，反映了景其濬與其他收藏家的互動。當時的大收藏家金望喬和景其濬就先後收藏了沈周的《江天暮雪卷》、王鑑的《仿古山水冊》和仇英的《募驢圖》，這一遞藏關係應始於景其濬在揚州從金望喬購得沈周手卷時。在景其濬收藏的畫作上，時能見到同輩摯友沈樹鏞的觀款和鑑藏印，其中包括董源的《夏山圖》、文徵明的《關山積雪圖》和仇英的《募驢圖》等，這有兩種可能：景其濬邀請沈作觀款，或是沈去世後，舊藏被景其濬購得。成沂更是有幸品鑑景其濬諸多收藏，除了在《江天暮雪卷》等書畫上的觀款外，王原祁的《竹溪松嶺》《九日適成》上的兩段題跋直接說明了二人在書畫鑑藏上甚是親密的來往。此外，景其濬舊藏趙孟頫小楷精品《大乘妙法蓮花經》上有王懿榮的觀款，石濤《故城河圖》上有李玉棻的印鑑。

景其濬的碑帖收藏也甚負時名。雖說以往的著錄對於碑帖的記錄較之於書畫要少，幾件有記錄和有景其濬鑑藏印的碑帖頗能證明他的收藏之精。在碑帖收藏上，他保有對待書畫的鑑藏習慣，不一題再題，多在作品的角落鈐上零星兩三枚印，比如“劍泉平生癖此”，“景氏子孫寶之”等，保持原作的光潔完整^①。

景其濬所藏《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和《宋拓皇甫誕碑》都是歐陽詢的名作。其中，現藏上海圖書館的《宋拓皇甫誕碑》，後來成為吳湖帆的“四歐寶笈”之一，吳湖帆題簽“景劍泉官詹舊藏”，上有景其濬的好友潘祖蔭的觀款，鈐印“吳潘祖蔭章”。

景其濬收藏的碑帖除邀好友作觀款外，亦有通過好友題跋以記述分享鑑藏的樂趣。葉名禮（字潤臣，1811—1859）曾為景其濬題《宋拓虞永興破邪論序冊》云：“鑑泉仁兄以所得舊拓虞永興破邪論序見示，謹題一詩奉求正定。

^① 有學者指出，景其濬的數方鑑藏印可能是吳熙載（讓之，1799—1870）所刻，其篆法、章法、刀法皆與吳熙載晚年風貌吻合。見劉嘉成，《衆里尋她千百度——吳讓之印拓尋踪》，引自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網站。李玉棻《甌鉢羅氏書畫過目考目錄》亦談到“景劍泉閣學藏有[讓之]三行篆書屏四幀”，可知景其濬曾收藏吳熙載書法。

戊午[1858]十月下瀚弟葉名禮。”^①

成沂在為景其濬藏王原祁《婁東雙璧》題跋的同時，亦為所藏《梁瘞鶴銘拓本》作跋：

同治辛未夏六月，於潁川試院獲觀景劍泉學使珍藏翁北平鶴壽本，有高江村長跋，其搨尾有米老石刻觀款，洵佳本也。……秋七月記於皖江舟中。^②

景其濬有時也應邀為友人的拓本作題跋，如他曾借觀《宋拓小麻姑仙壇記》，作跋云：

顏書《小麻姑壇記》今之誦為宋搨者，大抵明初覆本，用濃墨精拓，雖黝濃可愛，而精采不存。至原石則又日□剝蝕，蹲注內搨之法，無復可尋，此原石舊搨所以難得可貴也。此本的係唐石宋拓，生平僅見，仲衡觀察弄藏雖富，此其最矣。借觀月餘，竊喜年末翰墨有緣，因識以誇眼福。黔南景其濬劍泉甫誌。^③

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景其濬舊藏《漢李孟初神祠碑拓》，其出土、流轉、傳拓，頗具傳奇性。原碑立於南陽，漢代時南陽郡經濟文化發達，又為光武帝劉秀發迹之地，號稱“帝鄉”，當時立碑樹碣者眾多，但時代更迭，留存至今的漢代碑碣卻是鳳毛麟角^④。李孟初神祠碑最初立於漢永興二年(154)，後在乾隆年間因白河水漲沖出，後又入土。道光初年白河漲水塌岸，此碑又再次出土。由於此碑在乾隆時期有學者曾經著錄，莫友芝在咸豐十年(1860)景其濬任河南學政時，向景索拓片，景其濬便向南陽知府金梁索取此碑的拓本，金梁

① 葉名禮，《敦夙好齋詩全集》續編卷九，《養痾集》，清光緒十六年葉兆綱刻本，27頁。在此冊上，還有晚清著名收藏家裴景福(1854—1926)的題跋：“先師景劍泉閣學，高才博學，尤精賞鑑，此冊為其所藏。甲戌[1874]初入京會[試]一再見，後廿餘年，得此於吳門，簽題藏印俱在，墓門拱矣，不覺出涕。唐初碑刻，歐虞並重，論者以虞為勝，自應以夫子廟堂碑為冠。信本小楷寫經外，無煊赫鉅跡，唐一代小楷又因此論為冠絕矣。睫庵。”見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二，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6頁。裴景福為安徽人，應在景其濬任安徽學政時與之相識。

② 原日本三井聽冰閣藏，日本二玄社印，《書跡名品叢刊》，東京：二玄社，1961。

③ 《宋拓小麻姑仙壇記》，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④ 秦明據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整理《李孟初神祠碑冊》，故宮博物院網站，2009。

在南陽縣任伯雨家訪得此碑，移到南陽府衙中，並在石碑漫漶處刻跋，其中便提到了景其濬索拓一事：

今年景劍泉學使書來索此碑，甫訪求得之。因念此碑湮沒已久，前四十年為河流沖出，今又得景學使搜羅之，古蹟幸有若有神鬼呵護。^①

後任知府傅壽彤為保護此碑，建亭覆之，並作文記述景其濬等和此碑的因緣：

同里莫子偲知宛有此，索搨於學使景劍泉前輩，時太守金君移置堂下。嗣余守此，更慮剝損，亭以覆之。嗟乎！此碑沈埋沙磧者自漢以來幾二千載，及出，又流落人間，不知寶重。如金君者弄而藏之，誠碑之幸。然非劍泉索搨，碑無由至是，非子偲言劍泉，又無由索搨，然則子偲誠碑之知己歟！^②

四、餘論

當本文發表時，距景其濬去世差不多正好一百四十年。在景其濬去世後的前五十年，他的名字還不時地出現在清末民初文人的筆記和書畫著錄中。隨着歲月的流逝，他漸漸地被淡忘了，以至於今天從事藝術史和收藏史研究的人們很少知道在晚清還曾有過這樣一個大收藏家。本文根據零散而有限的文獻對他的生平、交遊、收藏活動所做的粗略勾勒，或許能幫助人們認識這位曾經名重一時的收藏家。對於古代藝術史研究來說，晚清算是很近的一個時代，但即便如此，我們對晚清的收藏史又有多少瞭解呢？進而推之，除了那些耳熟能詳的大收藏家，我們對更早的收藏史又瞭解多少呢？

本文的附錄一，以表格形式列出了筆者從各種文獻和著錄、圖錄中輯錄的景其濬舊藏，計有一百餘件。由於戰爭、動亂和各種天災人禍，加之許多公私收藏中的景氏舊藏未能公開，本文附錄所展現的必定只是景氏收藏過的文

① 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漢李孟初神祠碑墨拓本軸》。

② 潘守廉修，張嘉謀纂，《光緒南陽縣志》卷十，“藝文下·金石”，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物中的極小一部分，希望今後有機會不斷補充。

在感歎景其濬這個被遺忘的大收藏家和他不為人知的舊藏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根據景其濬舊藏進行的造偽活動很早就開始了。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傳沈周卷，於1915年入藏該館。20世紀初，日本和歐美的收藏家紛紛開始收藏中國藝術品，大量用來欺騙洋買家的偽作便產生於那時。

北京圖書館於1961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曾收錄了一件傳景其濬舊藏的《明拓北魏張猛龍碑》^①，而曾任職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金石組的趙海明先生在《碑帖鑑藏》一書中，判斷此明拓實為裝潢者陳仰山以清人王瓘藏明拓《張猛龍碑》之珂羅版本作偽而成，並指出此偽本的明顯漏洞在於用紙潔白，字口平滑無明顯凹入痕跡，且填墨痕跡淹死呆板，無傳形拓之拓形與神韻^②。

再如，目前下落不明的王原祁《九日適成》卷的仿作也出現在近年的文物拍賣市場。不但署名吳大澂的引首題字、畫作本身的筆墨、題跋的書法皆有問題，畫卷上的鑑藏印也有疑問，其中一方朱文長方印“貴陽景氏”也應該是仿刻。在現有真跡諸如趙孟頫《大乘妙法蓮花經》卷五和王鑑《仿古山水冊》上，也有一方朱文長方印“貴陽景氏”，與《九日適成》卷仿作中的印章對照，可以發現真跡上的印痕刀法流暢、結字章法工穩，左上方有一個明顯的缺口，且位置近乎一樣。然而《九日適成》仿作上的印章邊緣卻完好無損。這些都是我們在重構景其濬的收藏時要予以警惕的。

鳴謝：本文是筆者在白謙慎老師指導下完成的一個研究項目。在收集資料、研究和寫作過程中，白老師都給予了十分具體的教導，並得到了梁穎、秦明、何炎泉、薛龍春諸位先生和黃朋女士的幫助，在此謹表誠摯的謝意。

① 王敏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229頁。

② 趙海明，《碑帖鑑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215—216頁。

A Forgotten Name: The Prominent Qing Collector Jing Qijun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late Qing dynasty art collecting, several names of important Chinese collectors come easily to mind. Yet, the literati-official Jing Qijun, active in the mid and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long remained obscure. But recent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rtworks, especially paintings, calligraphies, and rubbings, have been found to bear his names and seals, demonst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rominent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to Chinese art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llector Jing Qijun through his biography and his social intercourse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literati-officials and collectors,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conduct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on his lifelong activity of collecting artworks.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Jing's intimat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late Qing bureaucratic-amateur collectors was key to the large scale of his collecting and to his recognition as a discerning Qing collector. The story of his collecting activities is a valuable component in re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s of late Qing connoisseurship and collection.

附錄一 景其潛收藏表^①

一、書法繪畫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潛鑑藏印
五代	董源	《夏山圖》	賈似道、史崇文、黃琳、袁樞、董其昌、戴熙、徐渭仁、潘遵祁、景其潛等	楊翰,《歸石軒畫談》,《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上海博物館	“景劍泉家藏”
北宋	米芾	《行書三帖卷》 (《叔晦帖》《李太師帖》《張季明帖》)	項元汴、乾隆內府、景其潛等	大野修作編,《米芾集》(東京:二玄社,1990)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劍泉平生癖此”“景氏秘篋墨皇”“景氏子孫寶之”
南宋	宮素然	《明妃出塞圖》	梁清標、陸勉、張湯、張寧、景其潛、陸學源、完顏景賢等	《中國書畫名品展》實行委員會編,《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上海博物館藏中國書畫名品圖錄》(東京:二玄社,1994)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	“劍泉平生癖此”“景氏子孫寶之”
元	錢選	《西旅獻葵圖》	乾隆內府、景其潛、裴景福、溥儒等	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8)	私人收藏	“劍泉平生癖此”“景氏子孫寶之”

① 部分景其潛舊藏因著錄不詳,或著錄不曾記錄所有歷任收藏者,或原作不詳,而缺乏歷任收藏者的完整信息,筆者暫記錄為“景其潛等”(不排除只有景其潛一人舊藏的可能)。部分收藏因著錄不曾記錄景其潛所有鑑藏印,或原作不詳,或印刷出版物上的作品圖像不清晰,而缺乏其鑑藏印的完整信息,筆者暫記錄為“不詳”。部分收藏的資料出處與現藏地相同,筆者只列出現藏地。在金石碑帖部分,筆者按碑刻的年代順序編排。在根據鑑藏印章列出遞藏者時,有些遞藏者之間的前後關係並不清楚。

續表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濬鑑藏印
元	趙孟頫	《大乘妙法蓮花經·卷五》	張岳崧、張鍾彥、楊壽樞、吳榮光、景其濬、王懿榮等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光緒十六年刻本)	北京首都博物館	“貴陽景氏”
元	馬琬	《中庵圖卷》	景其濬等	翁萬戈編,《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	不詳	不詳
元	不詳	《元人行書詩卷》	景其濬等	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上海博物館	“劍泉審定”
明	(傳)沈周	《江天暮雪卷》	金望喬、景其濬等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劍泉二十年精力所聚”“濬以文籍自娛”“曾訪夷門監者來”“綠梅庵收藏書畫”
明	祝允明	《小楷歌詞二十一首卷》	顧可潛、錢穀、文元發、朱之赤、陸恭、景其濬、關冕鈞、譚敬等	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蒼梧關氏,1928)	私人收藏	“劍泉平生癖此”“景氏子孫寶之”
明	祝允明, 文徵明, 王寵	《行書詩合卷》	景其濬等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上海博物館	“劍泉珍賞”“劍泉真賞”
明	文徵明	《關山積雪圖卷》	董其昌、王永寧、程正揆、景其濬、朱省齋、鍾仁階等	汪珂玉編,《珊瑚網》,《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郁逢慶編,《郁氏書畫題跋記》(辛亥八月順德鄭氏依舊抄本摘印)	私人收藏	“貴陽景氏”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澹鑑藏印
明	仇英	《募驢圖》	朱之蕃、錢天樹、金望喬、景其潛等	端方,《壬寅消夏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	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	“景氏”、“劍泉平生癖此”
明	丁雲鵬	《白描花卉長卷》	景其潛等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楊峴,《遲鴻軒所見書畫錄》,《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不詳	不詳
明	董其昌	《仿煙江疊嶂圖卷》	景其潛等	《翁同龢日記》	不詳	不詳
明	董其昌	《仿北苑圖卷》	景其潛等	《翁同龢日記》	不詳	不詳
明	董其昌	《別賦》《舞鶴賦》	高士奇、乾隆內府、景其潛等	高士奇,《江柳書畫日》(東方學會,1924)	私人收藏	“景氏”
明	王穉	《行書詩軸》	景其潛等	《三秋閣書畫錄》	不詳	“黔南景劍泉平生欣賞”
明	王猷定	《大行楷五行直幀》	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明	萬壽祺	《采芝女士立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丁元公	《墨蘭石小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王鑑	《墨山水紙本長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續表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潛鑑藏印
清	王鑑	《壬寅九秋仿古冊》(二十幀)	景其潛等	邵松年,《澄蘭室古緣萃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	不詳	“劍泉二十年精力所聚”“師吾儉齋居士”
清	王鑑	《仿古山水水墨冊頁》(十幀)	金望喬、景其潛	西泠印社拍賣公司2007秋季藝術品拍賣會	私人收藏	“黔南景劍泉收藏書畫私印”“綠梅村瘦枝閣景氏印”
清	周亮工	《行書跋初拓曹全碑》四頁	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湯燕生	《小行楷錄自作古文》(五十篇)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查士標	《二瞻雙絕冊》(十二幀)	永裕、景其潛、彭恭甫	李兵,《二瞻雙絕》(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不詳	“貴陽景氏”“景劍泉家收藏”
清	龔賢	《江邨圖卷》	景其潛等	《澄蘭室古緣萃錄》	上海博物館	不詳
清	(傳)黃媛介	《綠文竹赭石小幀》	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張學曾	《設色山水紙本小卷》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項奎	《墨山水小冊》八頁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八大山人	《書畫冊》	景其潛等	王朝聞主編,《八大山人全集》(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0)	上海博物館	“景其潛印”“黔南景氏劍泉收藏”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澹鑑藏印
清	姜宸英	《行書臨王獻之姑 比日帖》	景其潛等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上海博物 館藏中國書畫名品圖錄》	上海博物館	“劍泉平生癖此”
清	吳歷	《秋景山水圖卷》	景其潛、王震等	日本泉屋博古館編,《泉屋博 古—中國繪畫》(京都:泉屋博 古,1996)	日本泉屋博古館	“劍泉鑑藏”“劍泉”
清	惲壽平	《墨山水小卷》	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惲壽平	《仿雲林筠石樗散 圖卷》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惲壽平	《臨張中桃花山鳥 圖軸》	景其潛等	《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	上海博物館	“黔南景劍泉平生欣 賞”
清	惲壽平	《折枝櫻桃紙本立 幀》	乾隆內府、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方乾	《摹周昉麗人行詩 意圖》	梁清標、戴植、侯汝承、 景其潛等	郭葆昌,《觚齋書畫錄》(台北:漢 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1)	私人收藏	不詳
清	王翬	《江山卧遊長卷》	景其潛等	崇彝,《選學齋書畫寓目記續 編》,《美術叢書》(台北:藝文印 書館,1975)	不詳	“黔南景氏收藏印”
清	王翬	《仿惠崇江南春 圖》	景其潛等	《三秋閣書畫錄》	不詳	“劍泉”“黔南景劍泉 平生欣賞”“黔南景 劍泉收藏古畫私印”

續表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濬鑑藏印
清	王翬	《漁莊秋霽圖》	景其濬等	《三秋閣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王翬	《仿夏禹玉漁村秋霽圖》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劍泉”“黔南景劍泉平生欣賞”“黔南景劍泉收藏古畫私印”
清	王翬	《仿李營邱平林散牧圖》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劍泉”“黔南景劍泉平生欣賞”“黔南景劍泉收藏古畫私印”
清	王翬	《臨董羽設色桃源春漲圖》	景其濬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米漢雯	《淡設色仿房山山水小卷》	屠倬、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石濤	《故城河圖》	景其濬、李玉棻、陳夔麟	陳夔麟編，《寶迂閣書畫錄》（民國4年〈1915〉石印本）	私人收藏	“劍泉真賞”
清	石濤	《野色圖冊》十二頁	景其濬、張大千	Marilyn Fu and Wen Fong, <i>The Wilderness Colors of Tao-chi</i> .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3)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景氏珍藏”“劍泉珍賞”
清	石濤	《芝松圖卷》	徐衡、景其濬	澳門藝術博物館編，《至人無法——故宮上博珍藏八大石濤書畫精品》（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4）	上海博物館	“景劍泉家藏”“劍泉二十年精力所聚”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潛鑑藏印
清	石濤	《梅竹雙清圖軸》	景其潛、汪士元、何冠五、王季遷	大村西崖編,《中國名畫集》(東京:東京竜文書局,1945)	私人收藏	“劍泉珍賞”
清	石濤	《山水花卉冊頁》	景其潛等	王之海編,《石濤書畫全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	上海博物館	“景二”“劍泉”“景” “景劍泉家收藏”“劍泉真賞”
清	卞永譽	《墨筆柏石立幀》	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楊晉	《與耕煙合作安儀周小照長卷》	陳奕禧、翁方綱、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顧昉	《墨筆仿大癡山橋曳杖圖卷》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陸道淮	《仿夏禹玉晴江歸棹圖大卷》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陸道淮	《設色仿大癡冬山圖大幀》	阮元、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曹日瑛	《小楷絹本冊》四十頁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蔣廷錫	《臨劉寀本菱藻游魚立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續表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濬鑑藏印
清	金永熙	《臨范華原夕寒山翠重秋靜雁行高小卷》	景其濬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陳撰	《墨筆竹籬秋影立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王原祁	《紙本水墨山水卷》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王原祁	《竹溪松嶺圖卷》	潘遵祁、景其濬、龐元濟等	《歸石軒畫談》；故宮博物院編， 《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	北京故宮博物院	“劍泉平生癖此”“景氏子孫寶之”
清	王原祁	《九日適成卷》	景其濬、龐元濟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鄒一桂	《仿管夫人竹石立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鄒一桂	《仿陳仲美設色蕃薇立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鄒一桂	《仿承旨停車坐愛圖立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梁獻	《臨虞恭公碑冊頁》	奕訢、景其濬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14春季拍賣會	私人收藏	“黔南景氏珍藏”“劍泉珍賞”“黔南景劍泉平生欣賞”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澹鑑藏印
清	顧文淵	《幽篁怪石絹本立幀》	景其澹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錢大昕	《三行隸書屏》(四幀)	景其澹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王文治	《臨晉唐宋明各家行楷冊》四十頁	景其澹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方婉儀	《墨菊紙本立幀》 (羅聘補竹石)	景其澹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羅聘	《蒲草圖》	景其澹等	王北海編,《揚州畫派書畫全集·羅聘》(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	廣東省博物館	“景氏劍泉收藏圖記”
清	羅聘	《雜畫卷》	景其澹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董誥	《仿倪黃山水小冊》	景其澹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潘恭壽	《設色仿戴文進靈谷春雲圖卷》	景其澹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王玖	《咫尺千里山水小冊》	景其澹等	《選學齋書畫寓目記續編》	不詳	四印不詳

續表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濬鑑藏印
清	錢坫	《三行篆書屏》(十二幀)	景其濬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夏昺	《墨竹大屏》(四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錢元章	《篆書大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錢元章	《墨松竹大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邵士燮	《五行隸書大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陳希濂	《四行隸書大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陳希濂	《墨花卉立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黃均	《仿倪迂設色春林山影圖大幀》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汪士慎	《墨梅長卷》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汪士慎	《行書絕四首》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李鱣	《設色花木與鳥大 屏》	景其濬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續表

時代	作者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潛鑑藏印
清	韻可	《設色花木大冊》	景其潛等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目錄》； 《遲鴻軒所見書畫錄》	不詳	不詳
清	凌翊	《二喬圖紙本立 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包世臣	《行書屏》(四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鄧傳密	《五行篆書大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楊鐸	《設色花鳥屏》(四 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金蕊	《設色山水紙本小 冊》八頁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錢璞	《設色花卉紙本小 冊》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吳讓之	《三行篆書屏》(四 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清	吳讓之	《設色花卉屏》(四 幀)	景其潛等	同上	不詳	不詳

年代	作品	遞藏者	資料出處	現藏地	景其潛鑑藏印
唐	《宋拓皇甫誕碑》	郭尚先、張子駿、景其潛、吳湖帆	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碑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上海圖書館	[劍泉平生癖此] [劍泉收藏寶籍 金石印]
唐	《宋拓小麻姑仙壇記》	王時敏、魏之璜、趙有成、齊其家、魏克、洪焯、汪澄海、章載道、姚鼐、景其潛、毛昶熙、袁思鐸、譚澤闓等		北京故宮博物院	[其潛][劍泉] [眼福][黔南] [劍泉氏鑑真]
唐	《清拓顏家廟碑冊》	畢際有、李在統、景其潛等		北京故宮博物院	[貴陽景氏][劍泉珍賞]
北宋	《墨拓大觀帖冊》	黃琪、文彭、景其潛、薛華培等		北京故宮博物院	[景氏劍泉收藏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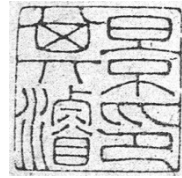
附錄二 景其濬鑑藏印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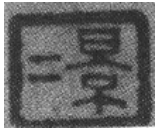
1. “景劍泉家收藏”
石濤山水花卉冊頁



2. “劍泉珍賞”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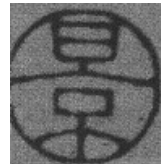
3. “景其濬印”
八大山人書畫冊頁



4. “景二”
石濤山水花卉冊頁



5. “劍泉”
石濤山水花卉冊頁



6. “景”
石濤山水花卉冊頁



7. “景氏”
仇英募驢圖



8. “劍泉審定”
梁瘞鶴銘拓本



9. “黔南景劍泉平生珍賞”
梁岷臨虞恭公碑冊頁



10. “黔南景氏劍泉收藏”
八大山人書畫冊頁



11. “貴陽景氏”
趙孟頫大乘妙法蓮花經卷五



12. “景劍泉家藏”
石濤芝松圖



13. “劍泉真賞”
石濤山水花卉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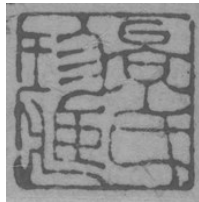
14. “黔南景氏珍藏”
梁蠟臨虞恭公碑冊頁



15. “景氏子孫寶之”
米芾三帖卷



16. “劍泉平生癖此”
宋拓皇甫誕碑



17. “景氏珍藏”
石濤野色圖冊



18. “景氏秘篋墨皇”
米芾三帖卷



19. “劍泉收藏寶籍金石印”
宋拓皇甫誕碑



20. “劍泉二十年精力所聚”
石濤芝松圖